

北上南下記滄桑

胡春惠回憶錄

胡春惠◎著



北上南下記滄桑

胡春惠回憶錄

胡春惠◎著

國史館

北上南下 記滄桑

胡春惠回憶錄

國史館民國史料叢書

發行人：呂芳上

著者：胡春惠

編輯：葉惠芬 周美華 林秋敏

美術設計：邱元昌

出版機關：國史館

地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

網址：<http://www.drn.gov.tw>

電話：02-23161000

郵撥帳號：15195213

排版印刷：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6年4月

定價：新臺幣400元

ISBN：978-986-04-8381-9

GPN：1010500453

展售處：

國史館

地址：臺北市長沙街一段2號

電話：02-23161067

網址：<http://www.drn.gov.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發行中心）

地址：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本館秘書處秘書科，電話：02-2316106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北上南下記滄桑：胡春惠回憶錄

胡春惠著。—初版。—

—臺北市：國史館，2016.04

面；公分。

ISBN 978-986-04-8381-9(精裝)

1. 胡春惠 2. 回憶錄

序 言

時代的齒輪在未經同意下，不由分說地將我捲入中國這一動盪不安的漩渦中。其實近百年來的中國人，那一個不是在大風大浪裡翻滾出來的呢？十五年前，我由臺北移居香港，蝸居在海濱的高樓上，每天面對深藍色的大海，歷歷往事常會湧上心頭。回顧自己年近八十的人生經歷，猶如故鄉太行山間的小路一般，坎坷起伏；又像臺灣南部的下淡水溪一樣，曲折蜿蜒。

我出生在山西、河南兩省交界的偏僻農村，在閉塞的環境下，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外，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政治取向的。但是連年的戰亂，卻使我原本幸福的童年，變成了無盡的苦難，以至於使我原本歡樂的大家庭，變得四分五裂、家破人亡。對於這一巨變的根源和因由，家裡的大人們固然茫茫然，身為小孩的我們也只能跟著愁苦流淚、終日無歡，最後不得不和五姊文秋一起背井離鄉，涉黃河、渡長江而流落江南。

我人生中最大的轉折應是在 1949 年的 5 月 15 日。那天我從江西上饒搭火車西上，準備遵照五姊信中囑咐，由湖南株洲轉車北上武漢，投奔父母身邊，卻因報紙上的一

則戰爭訊息，使我北上漢口不成，祇好隨著龐大的難民潮南下衡陽。這一走向的改變，使我與原本陌生的臺灣，從此捆綁在一起。而我本人也由昔日的「河南老鄉」，變成了今天的「臺灣同胞」，這豈不是造化弄人？近些年來，民間寫史已成一種風尚，我的大半生遭遇確實是十分坎坷，但這些苦難，正可作為日後揣摩此一時代的借鑑，棄而不存未免可惜。故而利用蝸居香港教書授課之餘，斷斷續續地將其記錄下來。既可作世人日後研究的參考，也可作為這一大時代巨變中的一個小註腳。

胡春惠 謹識

2015年12月21日

目 錄

序 言	i
1 義庄村的胡家	001
2 父親安厚公	007
3 我的最早一段記憶	015
4 外婆家的歡愉與外婆家的衰落	019
5 四伯、二伯與小姑之死	027
6 破碎的小學時代	039
7 我所目睹的洛陽圍城之戰	043
8 離家後顛沛流離的日子	051
9 我當起了幼年兵	059
10 蕉風芭雨的誠正初中	079
11 屏東中學的高中三年	093
12 中央警官學校的退學生	111
13 道南橋畔的大學四年	119
14 中學教員與義母羅首席女士	133
15 重回政大當碩士研究生	141
16 六年半換得的博士學位	153
17 我的情感生活與婚姻	173
18 一段幾乎從商的日子	185
19 中央黨部的小章京	193
20 不順適的人生轉軌	201

21	我與韓國的接緣	223
22	如願回到政大任教	243
23	正中書局總編輯任上	249
24	華視的空中教學	259
25	黃師要我到國史館	265
26	再回政大專心當教授	271
27	釜山大學的悠閒歲月	279
28	把老父親接來臺灣	289
29	外行人做了所長	303
30	我的第一次大陸之旅	315
31	被推為韓國研究學會理事長	325
32	陰差陽錯下的香港行腳	337
33	短期客座變為長期兼任	351
34	父親過世歸葬故里	363
35	告別政大的感懷	373
36	我與亞洲研究中心	389
37	我的子女及孫輩	407
38	我在珠海文學院院長任上	417
39	不是尾聲的尾聲	425
	後 記	429
	索 引	431

1

義莊村的胡家

我出生於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三個月，故鄉是河南省太行山南麓的沁陽縣義莊村。義莊村的命名緣由我不知道，但從二伯父每每喜歡在牲口圍脖上寫著的「古義田莊」四字看來，這個村莊是與古代的「義田」有著重要的關連。到我出生時，義莊村已經發展成一個大村莊，人口大約有兩千人左右，其中胡、李、尙、牛是大姓。我們家在村北邊，與胡家宗祠隔鄰，門前有一廣場，並有胡家一位節婦的貞節牌坊。我家的院落是北方小具規模的三進四合院，大門樓上有個四層高的砲樓，清末民初用來防衛小股土匪強盜的騷擾，所以我家便被村人叫作「砲樓院」，姊弟們小時候都以能住在砲樓院為豪，這



■ 胡氏家乘

場，並有胡家一位節婦的貞節牌坊。我家的院落是北方小具規模的三進四合院，大門樓上有個四層高的砲樓，清末民初用來防衛小股土匪強盜的騷擾，所以我家便被村人叫作「砲樓院」，姊弟們小時候都以能住在砲樓院為豪，這

當然要感謝曾祖父之聲公及祖父廣楨公，由於他們胼手胝足、克勤克儉，才有這個在沁陽縣西北鄉一帶小有名聲的胡姓大戶人家。

義莊村的胡家，是到明代才在義莊村落腳。「胡氏祠堂」遲至清朝雍正年間才建成，但究竟胡氏家族從何處遷來，說法不一，有說來自南方湖廣郡之椿樹胡同；一說來自山西省之洪同縣，但是因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有的家譜、碑文都被破壞到蕩然無存，已無文獻根據，所以族人究竟來自何處，祇得存疑了。據說，我們這一支是在高祖父時開始發家的，高祖父年幼時十分窮困，祇有少數的薄田可耕，爲了謀生，夫婦倆在村北邊往山西晉城太行山的一個小隘口——九里口處，開了一間小飯鋪，做那些煤炭挑夫和趕驛運貨者的打尖、飯食生意。所以到我五、六歲時，大人們還教我唱一首家族祖傳的俚歌。歌詞很簡單，卻也很寫實，記得其中有兩句是：「九里口有一棵大槐樹，祖爺在那兒開過飯鋪……。」這或者就是我們小時候的家訓之一，教我們不要忘本，要效法祖先克勤克儉、努力向上之創業精神。

高祖生有三男二女，分別爲之發、之家及之聲公，在高祖父母的調教與期盼下，兄弟三人分別膺試爲秀才（生員），我們是之聲公之後，所以被鄉人稱爲「三秀才家裡的人」。在清代，秀才雖可使門檻增輝，但是「富裕」卻仍待自己去努力，特別是曾祖父在兩任妻子生了八子一女

的情況下，食指浩繁，僅靠二十多畝田耕種，生活擔子挑起來並不容易。所幸我祖父廣楨公身為長子，頗有見地，也有自信與能力，自十八歲結婚起，便為曾祖父負擔起領家致富的責任。廣楨公自小就認定「農不兼商一世貧」這句老話，在學會寫字、打算盤後，十八歲起就放棄讀書，開始趕著騾車，日夜奔波於晉城、清化與懷慶府大道上，替人轉運煤炭，也販賣些糧食，數年以後自己便在村後五畝荒地上經營起一家煤炭場，供別人轉運儲存之用。加上這時正是 1913、1914 年以後，袁世凱當政的北京政府正在獎勵農、工、商業，社會經濟蒸蒸日上，我們家也開始以「魁盛興」字號縱橫於豫北、晉南一帶。到 1926 年前後，祖父所領導下的「魁盛興」名下，已擁有煤炭場、糧行、粉房、油房、養豬場、木作坊、旅店、糕餅店、炒鐵廠和錢莊，此外，「魁盛興」還替洋商「亞細亞煤油公司」承接由豫北到山西晉城間點燈用的煤油運送工作。我們設在晉城、長治、潞安府及家鄉的錢莊，也與山西太谷孔祥熙的父親所經營的票號有著匯兌上的往來。所以祖父告訴我們，從清末到 1927 年之間是「魁盛興」發家的全盛時期，各個櫃上的掌櫃與伙計們，也皆能兢兢業業地把生意做得十分火紅。然而此時還不到五十歲的曾祖父卻得了癱瘓的毛病，「魁盛興」的事業就全由祖父廣楨公帶領著幾個兄弟及掌櫃們分工主理。

1917 年到 1927 年正是軍閥們混戰不停的時期，但是

我家的生意集中地主要是在山西省，在閻錫山督軍的治理和太行山的托底下，並未受到太多影響，直到 1927 年以後，戰爭才開始波及到豫西北及晉東南一帶，交通阻塞，商旅不通，經濟愈來愈壞，民不聊生的情況開始嚴重，尤其在盜賊土匪及紅槍會興起後，吃大戶、捐大戶，甚至搶大戶的事情在華北地區時常發生，我家不得不在前院門樓上修了一座砲樓，成立武學，養些鏢師與小股強盜對抗。但是到了 1928 年以後，對於大股的「三義場」、「紅槍會」的下單捐派、綁架、起票勒索已窮於應付。不得已，一大家人逃難似的忽而山西晉城，忽而返回河南家鄉，到處躲藏，竟找不到一個好的安樂窩來避秦。終於在一次大兵禍中，因生意難做，祖父心灰意冷，不得不決定將全部生意歇業，與土匪、紅槍會談條件，發保護費，遣散員工伙計。八兄弟在埋葬曾祖父以後，也不得不拆產分家，而「魁盛興」字號，也就變成幾處房屋上僅留下的空招牌。

分析起來，我們家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中的中產商人和小的土財主。在政治不上軌道的那個時代，一般土財主都會受到鄉曲豪強和地方官吏的欺凌，他們總會找些藉口從土財主的手中壓榨些錢財，因而我祖父除了怕土匪之外，還常常被縣衙門弄去住「班房」和「號子」，經過討價還價、打通關節拿錢消災之後，才被放回家來，但已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祖父在痛定思痛之後，決定供子弟們到縣城和省城去讀「洋學堂」，以便將來獲得一官半職，壯

壯門楣。所以每當開學之日，祖父便叫四爺爺帶著排行五、六、七、八的四個弟弟和十多個子侄們，浩浩蕩蕩地到省、府、縣、城裡的洋學堂上學去。其中書讀得好、較有成就的是後來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的五爺爺及在開封讀農業專科的八爺爺，其他子弟則祇讀到初級蠶桑學校或農業職校，便不肯再讀了。更讓祖父難過的是五爺爺在燕京大學讀書，因攜眷帶女上學，花了家裡不少銀元，但就在差一學期便畢業時，夫婦倆竟因肺病而相繼去世，留下三歲多的女兒蜜姑。肺病在那時是十分流行的不治之症，八爺爺在開封省城，也祇讀了兩年，便也因罹患肺病而輟學回家。

從此祖父對於子弟們「學而優則仕」的期望有了改變，轉成消極地祇要子弟們中學畢業，會寫寫信、記記帳，娶個好媳婦，好好過日子便成了。這個決定宣示以後，家裡多數的年輕人均樂得高興，但卻苦了有意上進，一心想入大學的父親安厚公。因為讀大學是要多花家裡大老伙的錢的。祖父既是大老伙的當家人大掌櫃，為了一視同仁，自然不便為自己的兒子破例支付學費。父親安厚公弟兄三人有一個妹妹，大伯安恭公（大排行為二）是在衛輝府之汲縣河南省立第六農業職業學校畢業，一生都在家幫祖父管理田畝中事，以盡長子長孫之責，家中佣人和長工們都叫他二掌櫃，除了爺爺之外，他是全家中最有決策權的人。二伯（大排行為四）安讓公肄業於太原閻錫山所辦之騎兵學校，學的是騎馬打仗、舞刀弄槍，但卻戴著近視眼鏡而

文質彬彬，待人和善，除了爺爺，家中男女老小都喜歡他。我依稀還記得他抱著我在「胡氏祠堂」，與一大群朋友談話的情景。爺爺不喜歡他，是因為他並沒有參加正式軍隊，卻好仗義疏財，在山西太原和老家與三教九流交朋友，甚至丐幫頭子都是他的朋友。他常常未經祖父許可，將家中的錢財拿去周濟窮朋友，據說曾被地方上的「丐幫」擁為「好好先生」，有求必應，被地方上的人送了一個外號，叫「馴馴胡」。意思大概是有任何事時，他便是大家求助的對象。父親安厚公弟兄三人的唯一妹妹，便是我的小姑，名叫蘭芳。小姑命苦，讀了兩年多洋學堂，便因她的一位表姊在學校與男同學談戀愛，受到牽連，被祖父強迫停學而回到家，從此常年待字閨中，跟著奶奶學做女紅。小姑皮膚白皙，常給我一根竹子，教我騎竹馬、推鐵環等遊戲，也會教我拿一根木棒當槍，裝扮成一個小兵去打「日本鬼子」。小姑十七歲結婚，姑丈姓靳，因為響應抗日，到太行山參加「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後來不幸在晉東南的一次抗日戰役中犧牲了。

2

父親安厚公

父親安厚公字宏遠，是祖父最喜歡的小兒子。循規蹈矩而努力讀書，初中畢業後即隨八爺爺到省城開封讀開封高中，那是河南省最好的中學。1928年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奉軍從豫北撤退，在八爺爺的授意下，父親裝病停學，回鄉辦學，利用村內一間大廟，替我們村中辦了一所近百人的唯一小學。父親當時祇有十八歲，憑著一股熱情，出錢出力，號召了幾個初中同學協助，

居然使我們村中也有了教些「小狗跳、小貓叫」的洋學堂。但是也因為他們封了廟中泥塑的神像，把廟中大殿、廂房均當作教室，引起一些保守的地方老輩農民攘臂怒目，結隊相責，斥責他們褻瀆神明。後經父親等以點心招待，並詳說利弊得失，糾紛方告平息，然父親也為此而失去開封高中之學程。



■ 父親安厚公 50 歲之玉照

村中小學絃歌不輟之後，父親又在祖父嚴命之下，再安心地進了離家較近的焦作中學。焦作本是博愛與修武兩縣中間的一個小村，因為英國的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在此大量投資，開採煤礦，後來居然變成了豫北地區一個現代化的大市鎮。日後中福公司（1915年福公司與官商合辦的中原煤礦公司合併組成福中總公司，後易名為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爲了煤礦開採需要技術人員，所以特地在焦作辦了一所不滿三百人的小型礦冶大學，父親高中畢業後便進入這所中、英合辦的小型大學，父親讀的是礦冶系。福公司因爲要將焦作的煤運出去，在清末民初便修了一條道清鐵路，所以土木工程被焦作礦大規定爲副修的學位。父親讀的是工科，卻關心國是，到大二時曾爲了要求國民政府早日抗日，在一位教授的鼓勵下，與同學二十餘人自費坐火車前往南京，參與了學生請願的遊行示威活動。走到安徽時，幾乎從車上摔了下來。

安厚公進入焦作礦冶大學的第三年，該校便被國民政府改爲焦作工學院，他的老師中有中國著名的地質專家孫越崎（原名孫毓麒，後因時局艱難，改越崎）、金開英等。他在大學讀書的費用，大半是由他自己半工半讀來籌措的，因祖父過去曾宣布，不再供子弟去讀大學，爲了一視同仁，不能獨厚自己的兒子。因此父親祇得利用晚上，在焦作煤礦公司所辦的職工夜校兼課，所幸在開學前奶奶和媽媽總會私下替他張羅些學費。四年後安厚公便從焦作

工學院畢業，成為我們沁陽全縣最早的四位大學畢業生之一，而且一畢業，就進入中福公司的焦作煤礦，擔任助理工程師。穿著中福公司特製的英國式制服，衣錦榮歸地回家探望祖父母及曾祖父母。祖父十分高興，說我有了這個兒子，今後大概不會再到衙門去住「班房」了。

安厚公在中福公司任工程師時，正是抗戰前民國以來的黃金時代，經濟勢頭較好，社會也相對穩定，父親告訴我們，那時他每月領的工資都是中國或中央銀行的新鈔票（法幣），雖然他已身為人父，但因為家庭經濟尚好，不需要他寄錢回家養活妻子兒女，所以新鈔票總是把他的四個口袋中填得滿滿的。1935年前後，中福公司既因在博愛縣採礦，為了改善和地方關係，每年總會撥出一大筆經費補助縣政府，從事地方建設，以回饋當地社會。其中一項工程便是疏濬丹河，使之順暢地與沁河合流流入黃河，免其以往每每遇雨成災的慘狀，這一工程名之為「引丹入沁」。但是此一工程總是因經費被地方政府挪用，修修停停，做不出成績。中福公司乃與新任博愛縣縣長吳子文先生商量，直接推薦安厚公以中福公司工程師的名義，借調予博愛縣縣政府擔任其建設科長，負責完成「引丹入沁」工程，以造福沿河之百姓。但是想不到這個額外不支薪的「科長」官職，竟會成為二十年後，毛澤東當政期間父親被鬥爭清算審查中「歷史反革命」的罪名。

「引丹入沁」工程完成不久，盧溝橋事變便爆發了，

三個月左右，日軍攻佔了安陽和新鄉，中福公司在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的指示下，將焦作煤礦的大部分開採設備，運往抗戰的大後方，但也留下一部分設備，保持礦區的繼續開採工作，以維持無法撤退員工家屬的生計。而安厚公是焦作煤礦的年輕工程師，又是本鄉本土人，所以奉公司之命不撤退，要留在礦上繼續工作。然而留在淪陷區，豈不等於要替敵偽工作。安厚公內心自然十分不願意，但這是孫越崎老師的決定，孫是他的長官，也是他的老師，他不能不服從。可是當他在焦作礦上工作不到兩個月左右，便被日本的憲兵隊抓了去，關入暗無天日的監獄大牢，每天祇能聽到日本衛兵巡視時的皮鞋腳步聲，從一個小天窗望去，能看到的也祇是牢房遠處的一棵樹梢。安厚公被捕的原因，是有人向日本機關檢舉，說安厚公原是國民政府博愛縣的兼任建設科長，是國民政府留下來準備有一天要炸燬煤礦的地下指揮者。在被關期間，日本人來審訊了幾次，安厚公說明了他留礦的原因，乃由於這裡是他土生土長的故鄉，而我們家在地方上是大家族，又都留住在沁陽（也是日本佔領區），才未隨國民政府撤退。因而在關了三個月之後，得焦作煤礦同仁的力保，被放了出來。但父親已變得又黑又瘦，祖父母見了都十分難過。父親也從此離開了他在焦作煤礦的專業職位。

父親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的事，在焦作成為當地的大新聞，大家都說被日本憲兵隊捉去的人，很少能活命出來